

试论金陵十二钗判词之“钗黛合一”

康亚芸

(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)

摘要：“钗黛合一”是作者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明显表达出来的，其目的在于表明他对于宝钗和黛玉两位女性一视同仁，并没有厚此薄彼一说，更没有后世读者因为续本的一些含沙射影的只言片语，判断出作者贬低宝钗，抬高黛玉的行为。续本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但我们仍然应该透过续本和一些所谓红学家的眼光，一步步接近作者创作本书时最初的想法。站在作者的角度想，他自然也不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曲解他的原意。“钗黛合一”不仅仅反映出作者对于这两位女性的态度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、性格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推动上都有重大的意义。本文从十二金钗中宝钗和黛玉的判词入手，分析两位女性最重要的人物形象，即宝钗之德和黛玉之才，进而论证“钗黛合一”。

关键词：金陵十二钗；判词；钗黛合一；美学理想

作者简介：康亚芸（1997.3-），女，甘肃漳县人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。

[中图分类号]：I206 [文献标识码]：A

[文章编号]：1002-2139(2020)-12-084-02

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”是至关重要的一回，预示了十二金钗的悲剧命运和结局，读了判词之后浓郁的悲剧感油然而生。判词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对人物命运的预示，实际上，其背后有很多可以解读内容，比如判词的排列顺序问题，王熙凤判词中“一从而令三人木”是何意，十二金钗到底谁才是全书女主人公。本篇文章主要探讨钗黛合一的问题。十二金钗判词关于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内容如下：

可叹停机德^[1]，堪叹咏絮才^[2]，

玉带林中挂^[3]，金簪雪里埋^[4]。

判词第一句写宝钗，表明宝钗德行高尚。第二句写黛玉才气出众。判词的第二句和第四句则直接写出了黛玉和宝钗的凄凉结局。四句诗一前一后，没有丝毫偏颇，可见在作者心目中二人分量基本等同。

一、宝钗之德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宝钗时时处处和黛玉形成对比。至于宝钗，她的文学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和黛玉不相上下，前有林潇湘夺魁菊花诗，后就有薛蘅芜讽和螃蟹咏。但与黛玉相比，她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德行。宝钗在众人眼中是端庄温柔和善解人意的，虽然在搬进大观园之前住在贾府别院梨香院，但由于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和贾府上下都相处得比较好。相反，黛玉心高气傲、内心敏感，平时又爱使小性儿，属于得理不饶人的性格，常常让别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。从袭人对二者的态度便可看出中间的差距。第三十一回，史湘云定了亲之后来了贾府，第三十二回在与袭人的聊

天中说：“我天天在家想着，这些姐妹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。可惜我们不是一个爹娘养的，我但凡有这么一个亲姐姐，就是没了父母，也是没妨碍的。”袭人表示认同湘云的评论，并补充例证，称赞宝姑娘“真真有涵养，心地宽大”；对黛玉则不无微词，责怪黛玉不做针线：“旧年好一年的工夫，做了个香袋，今年半年，还没见拿针线呢。”史湘云旧时在贾府时是袭人在侍奉，关系自然不一般，所以才会背后说出如此中伤黛玉的话来。

除此之外，贾母、王夫人以及王熙凤都多次对宝钗的沉稳大度赞赏有加。在元妃省亲回宫之后赐给众人的礼物中，众姐妹的礼物只有宝钗的和宝玉的一样。显然，元妃也好像领会到了贾母和王夫人属意金玉良缘。最后钗黛之争也由于宝钗综合素质更强而“胜出”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性情比黛玉更适合整个大家庭。

全文写宝钗发火的地方不多，第三十回“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”中，宝玉问黛玉为何没去看戏，宝钗说怕热，看了两出就出来了。宝玉于是搭讪“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，原来也体丰怯热。”一句话把宝钗说的勃然大怒，本来想发作，尽量克制住了，改为冷笑，说道“我倒像杨妃，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！”对宝玉的顶撞和反击，可以说既尖锐又沉重。后又有一个小丫头靛儿撞在了枪口上，宝钗借扇反击，指着靛儿厉声说：“你要仔细！我和你顽过，你再疑我。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，你该问她们去！”可见宝钗也是一个有小性子的女孩子，而且这个片段让她的人物形象更加的丰满。

二、黛玉之才

至于黛玉，她最令人称赞的是她的文学才能。她有一颗敏感多情的心，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有文学才华的女性形象。元妃省亲时，在大观园命宝玉和众姐妹各题一匾一诗。元妃一一看过之后，做出了评论：“终是薛、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。”其后是几句对黛玉的心理描写：“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，将众人压倒。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，到不好违逾多作，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。”胡乱作一首都能得最佳，可见黛玉在众姐妹中的文学才能的确突出，而且她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是自知的，并时时刻刻感到骄傲自信，因为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可以拿出来比拼的资本。第三十八回“林潇湘夺魁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”对于黛玉来说又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。螃蟹宴后，贾母和王夫人一干人等离去。湘云取了关于菊的诗题，一共十二个题目，黛玉一人题了三首诗，分别是《咏菊》《问菊》和《菊梦》。

至于这三首诗的质量如何，看李纨的评价可知一二：“等

我从公评来。通篇来看，各人有各人的警句。今日公评：《咏菊》第一，《问菊》第二，《梦菊》第三，题目新，诗也新，立意更新，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。”前三甲都是黛玉所作。当初海棠诗社结社时，李纨自荐掌坛，大概因为自身才学有限，又想着参与其中以消磨时光，所以承担起这个发起人兼评委的角色。众人也以李纨辈分稍长，评判大抵不会太过于失了公允。揣测作者的用意，我认为还又另一层意思。李纨在贾府的治理中虽然没有王熙凤存在感那么强，但是在宝玉和众姐妹的日常活动之间，她却是一个重要角色，经常充当和事佬的角色。李纨早寡，性格不温不火，不爭不抢，与贾兰安稳度日，严格恪守封建妇德规范。她作为贾家的儿媳，却和众小姐们一样，在大观园也有一处院子，名叫稻香村，看这个名字仿佛弥漫着浓浓的田园归隐之感，道学气息浓厚，与她的性格十分符合。所以李纨评诗，必然会注意到黛玉的诗的浪漫恣肆，无拘无束，也不会忽略宝钗的诗的中规中矩，温和典雅。

此外，黛玉还有一首诗比较特别，特别之处就在于这首诗只有宝玉一个读者，而且这首诗对于宝黛的爱情进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那就是第二十七回“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”中的《葬花吟》。全诗总共五十二句，本文只摘录以下几句：

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

这几句分明是在以花自喻，伤悼自己，将人世间的孤苦无依和身世飘零之感和盘托出。脂砚斋后批：“余读《葬花吟》至再至三四，其凄楚感慨，令人身世两忘，举笔再四，不能下批。有客曰：‘先生身非宝玉，何能下笔？即字字双圈，批词通仙，料难遂颦儿之意！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。’噫嘻！阻余者，想亦《石头记》来的，故停闭以待。”通过这段评语，足可见《葬花吟》的妙处。

三、“钗黛合一”

“钗黛合一”作为一种学术观点，最初是由俞平伯先生提出来的^[5]。《红楼梦》引子说：“悲金悼玉的《红楼梦》。”可见在黛玉和宝钗谁是谁非的问题上，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重黛玉而轻宝钗，黛玉与宝钗只是众多线索中宝玉那一条上的两个关键人物而已。俞平伯先生在《作者底态度》一文中作了详细的交代，我深表赞同，他提出“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，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，各极其妙莫能相下，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，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。”并且提出不能因为后四十回中宝钗王熙凤等人的行径而冤枉宝钗，更不能因为同情黛玉而失了公允，误会了作者的本意。

脂砚斋评本第42回总评：“钗、玉名虽二个，人却一身，此幻笔也。今书至三十八回，已过三分之一有余，故写是回，使二人合而为一。请看黛玉逝后，宝钗之文字，便知余言不谬矣。”在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中，钗、黛合用一图一咏，也往往被作为一个辅证。

钗、黛的见识均为不凡，只是黛玉钟于“情”，而不肯在俗事上下功夫。如果她肯在这方面花点心思，未必就不如凤姐。但她清高孤傲，自然是不屑于此的。宝钗则心思细腻，处处留心，贾府大小事了然于胸，但表面上又藏愚守拙，很少露锋芒。她与黛玉的不同之处在于：黛玉是个特立独行，不管旁人眼光的人，所以不能容于世。钗、黛二人在对社会的洞察方面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。我想，除了宝玉之外，最了解黛玉的大约就是宝钗了。钗、黛二人后来能成金兰之契，除了惺惺相惜，确实也可称得上是知己。只是两人所采取的态度不同，所以其命运也不同。她们从最初的敌意，到后来的“俨似同胞共出”，也表明了钗黛之争并非是不可调和的。犹如《浮士德》中浮士德和魔鬼梅菲斯特的关系，钗、黛象征着一个人矛盾的两个方面。

也许，人在小的时候，黛玉的成分会多些；而等到长大成熟之后，宝钗的成分则会多些。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，往往要经历一个所谓的“过渡过程”。《红楼梦》中，就生动地描写了这样一种“人非物换”的复杂过程。能像黛玉那样任性自然、率性而为，自然是令人羡慕的。但尘世的一切，我们是无可逃避的，尤其是在走入社会或婚姻之后。宝钗由一个“淘气的”、偷看禁书的小女孩，变成那样一个老练、世故的女子，很难说不是由社会的历练造成的。所以“钗黛合一”是作者有意为之。不得不承认每个女子都想结合宝钗和黛玉各自的优点，二者合二为一，才是作者和我们读者心目中完美女性的形象，也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真善美合一的美学理想。

注释：

[1]停机德指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一种妇德。典故则来自于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，东汉乐羊子远出求学，中道而归，其妻以停下织机割断经线为喻，劝其不要中断学业，以求取功名。

[2]咏絮才指女子敏捷的才思。典故来自于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，晋人谢道韞，聪明有才辩，某天大雪，韞叔谢安问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韞堂兄谢朗答道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道韞曰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谢安赞赏不已。

[3]玉带林反过来读就是林黛玉。

[4]金簪指薛宝钗，雪谐音薛。

[5]20世纪20年代初，俞平伯在《红楼梦辨·作者底态度》首次提出这个观点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曹雪芹，无名氏著，程伟元，高鹗整理.红楼梦.人民文学出版社.2008.

[2]俞平伯.红楼梦辨.商务印书馆.2006.

[3]曹雪芹，著，胭脂斋，评点，王丽文，校点.红楼梦脂砚斋批评本.岳麓书社.2015.

[4]刘梦溪.红楼梦的儿女真情.商务印书馆.2016.

[5]周汝昌.红楼梦与中华文化.中华书局.2009.